■传 承

中原戏魂 兰韵飘香

——纪念豫剧大师崔兰田诞辰100周年

□廖 奔



豫剧原称河南梆子、河南讴，系中原民间弦索小曲在弦索、梆子等声腔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地方土戏。滑县明福寺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滑台重修明福寺碑记》碑阴文记载，当时梆子戏、弦子戏就在演出。清乾隆时期的小说《歧路灯》第九十五回讲到在开封演出的剧种有“梆锣卷”，是梆子戏、锣戏、卷戏在当地三合一演唱形成的戏种。到清末，河南梆子形成了祥符调、豫东调、豫西调、沙河调四支流派，但豫声土调，不登大雅之堂。辛亥革命后，河南梆子借商业戏园兴盛的契机进入都市，影响力激增。一批知识分子如樊粹庭、王镇南等对河南梆子进行系统性革新，使河南梆子跨入了正规剧种的行列。

那时的河南，京戏、京梆子势力强大，占领着省城与都市的戏院，地方小戏则如离离春草，在乡间庙台盛衰消长。旧有的大弦戏、百调子、怀调已经处在衰亡的过程中，新兴的曲剧、坠子戏势头正旺。当时的河南梆子还远不为人注目，这时出了一个老艺人周海水，创建了一个太乙班，培养出了许多豫剧新星：汤兰香是他第一个成角的女弟子，唱红了半个河南；常香玉也跟随父亲搭他的班，到省城开封唱红。

1937年，随父母逃难到郑州的11岁的崔兰田（1926–2003），进太乙班坐科学艺，唱须生。她扮相清秀，嗓音洪亮，天赋既高，人又勤奋，三个月后即能登台，开始在荥阳、汜水、巩县一带唱草台戏。渐渐地，小科班四五十号人中涌现出18位有出息的小艺人，同属“兰”字科，观众号称“十八兰”。当地戏迷说：“要看戏，十八兰，四生四旦四花脸。”崔兰田就是“十八兰”中的佼佼者。她那时演生角，扮演的刘全、陈世美、戚继光等形象，都受到观众称赞。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临时顶替师姐毛兰花唱旦角，扮演柳迎春，竟然演得严丝合缝。以后她就兼演旦角戏，日渐出名。

1941年，周海水带班到洛阳世界舞台演出。15岁的崔兰田从乡村草台登上都市舞台。她主演的《桃花庵》《抱琵琶》《樊梨花征西》《刀劈杨藩》《王莽篡朝》等戏，为观众所称道。就是在这时候，传出了民谚：“三天不吃盐，也要看看崔兰田。”崔兰田的名字逐渐在豫西一带如雷贯耳，连先出道的陈素真、常香玉等人都对她刮目相看。她不自满，拜成名老艺人张庆官为师，也受过陈素真的调教，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艺，又迷恋曲剧、坠子等地方腔种，从中广为吸收音乐营养，丰富自己的唱腔。勤学苦练的结果，使她终于成为洛阳舞台上继陈素真、汤兰香、常香玉之后最红的河南梆子女演员。这批坤伶演员的唱红，使河南梆子结束了男旦的历史，也扭转了历来“外八角”四生四花脸尤其是红脸角色霸场、历史征战戏把持舞台的局面，把生、旦情感文戏的内容包容进来，进一步适应了都市观众的口味。

崔兰田成名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河南梆子的著名女演员，豫东有马双枝、司凤英、陈素真、马金凤、阎立品，豫西有汤兰香、常香玉、苏兰芬。现在，唱豫西调的又增加了一个崔兰田。“常香玉的《花木兰》，崔兰田的《秦香莲》。”这句顺口溜在河南民间广为流传。她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别树一帜，得以跻身群英之列。

20世纪40年代是豫剧从地方剧种向全国性大剧种跨越的关键转型期。由于1938年郑州花园口决堤造成豫东大面积被淹，随后日军扫荡中原，1942年河南又遭遇大旱灾，河南灾民蜂拥向西逃难，遍布西北诸省。豫剧也就随之突破河南地域边界向西传播，覆盖了陕西、甘肃等省份，一直到青海、新疆。在众多从业者的通力合作下，豫剧逐步发展成沿陇海线延伸、覆盖了北半部中国的大剧种。西安则成为豫剧在西北的发展中心。大批河南籍豫剧名家在此长期驻场演出，形成了稳定的受众群体和演出市场。

1942年，狮吼剧团老板樊粹庭专程前来，邀请崔兰田到西安入班挑梁。当时她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未能成行。没想到第二年她不得不逃出洛阳，来到西安，在舞台上一炮打响。上演的《刀劈杨藩》《秦香莲》《秦雪梅》《安安送米》《赶花船》，出出精彩。在樊粹庭的热心帮助下，她又连演樊戏：《克敌荣归》《义烈风》《女贞花》《霄壤恨》《凌云志》《涤耻血》《邵巧云》，场场获誉。在西北演出的八年，她学秦腔、蒲剧、京剧、评剧，海纳百川，融会贯通，艺术日臻成熟，个人风格基本形成，催生了豫剧崔派唱腔艺术。这是她艺术生涯中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

此时，“豫剧六大名旦”集体崛起：常香玉、陈素真、崔兰田、马金凤、阎立品、桑振君都已形成成熟的艺术风格，各自开创的唱腔流派成为豫剧艺术的核心标杆，如常派高亢激昂、陈派古朴典雅、崔派韵味醇厚等。

崔派唱腔以苦戏取胜，以哭腔见长。贫寒的出身和艰难的生活经历使崔兰田熟悉百姓的眼泪与哭声，因此她擅长塑造古代社会里命运悲惨的妇女形象，被称为“豫剧程砚秋”。陈妙善、窦氏、崔金定、秦香莲、秦雪梅、陈三两……戏台上一个个悲悲切切的女人和她们悲惨凄凉的命运，赢得了普通百姓的极大同情。豫西调唱悲剧是优势，崔兰田又在其旋律基础上融入个人理解和创造，增强了唱腔的感染力。例如她学习和发挥老艺人张庆官的鼻音特技，以之结合拖腔来更充分地表现人物的凄婉心情，悲咽深沉、韵味十足，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唱腔魅力。她的演唱风格因而婉转细腻、凄楚悲凉，经常是唱得哀怨深沉、感人肺腑。人们说崔兰田的唱腔是哭的艺术，尤其是众多的妇女观众喜欢去看她的戏，在剧场里一畅情怀，陪着哭个昏天黑地。

当然，崔兰田不仅演悲剧，也演喜剧和正剧。在她演出的200多部戏中，六大悲剧《桃花庵》《秦香莲》《三上轿》《卖苗郎》《秦雪梅》《陈三两爬堂》之外，又有两大喜剧《对花枪》和《三哭殿》。新中国成立以后，她更是演了许多现代戏，如《洪湖赤卫队》《李双双》《朝阳沟》《红灯记》等，进一步开阔了戏路。崔兰田的唱腔清亮圆润、韵味醇厚，少用花腔和装饰音，表演含蓄深沉、质朴凝重，多用白描手法。这些使得她的艺术深沉、内敛，富于内在感染力。

崔兰田对于豫剧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如今，她的流派艺术通过张宝英等弟子和第三代传人流传后世，永远是璀璨的文化遗产！

军民情谊山高水长

□凌行正

真没想到，时隔六十多年，西藏边坝县竟派人来京看望我。

边坝县委党校和县融媒体中心的三位同志出示的一封给我的正式公函中写道：“我们从《中国的世界高原》一书中获知，您作为早期进藏的一名老战士，曾在边坝一号地区工作队工作，亲身经历边坝民主改革时期的群众工作、救济生产、社会改革等诸多重大事件，留存大量珍贵记忆，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人。”“盼望当面聆听您宝贵回忆，帮助我们还原真实历史，做好红色历史保存传承。”是啊，离休后，我也曾想回青藏高原去看看，但终因年老体弱，未能成行。今天，见到不远千里而来的西藏同志，倍感亲切，十分感动。

交谈中，我说，当年为帮助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增进民族团结，巩固边防，我于1959年9月随部队进藏，先到藏北那曲的麦地卡，接着于1960年初进入昌都以西的边坝地区执行任务。说着，我拿出我写的长篇纪实文学《感念西藏》一书，说其中的三章“向边坝靠近”“徒步翻越念青唐古拉大雪山”“边坝四个月”，就是详细记述我在边坝地区工作的情况的。接着，我又拿出我的一部诗集《心中的歌》，翻到其中第二辑“风雪高原上”，说：“当年，我随部队进藏执行任务时，军装口袋里就揣着一个豆腐干大小的本子，一有诗的灵感就及时动笔记下来。现在从其中的4首诗，就可看出1960年上半年我在边坝地区工作的场景和感受来。”

1960年3月初的一天，我从拉萨出发，乘军用卡车东行。到扎木后离开公路进入山区小道，顶着风雪徒步行军，向边坝地区靠近。当时，我从指挥所下到连队代职，任第二指导员。连队携带的干粮是烙饼，这时已冻成硬块块，砸碎后才能吃。我在小本上写下《吃干粮》：“风雪千里急行军，一块干粮一块冰。一步一口往下咽，砸碎干粮和冰吞……”

部队到达念青唐古拉山脉的东拉山口前停下来，在帐篷里摆了个沙盘，做翻越雪山的准备。为我们带路的向导，是从边坝逃出来的一名藏族老阿爸。他看了沙盘直摇头，动手给我们重新摆了一个。于是，我在小本上写了诗作《一个新沙盘》：

明天要把残敌围歼，
帐篷里摆好了沙盘，
连长指着沙盘对带路老人说：
“请阿爸把我们部队带上山。”

老人凝望着沙盘，
眼泪凝光闪闪，
在摇晃的酥油灯下，
沙盘变成一座大山……

山上明明有两条山口，
为何只有一条摆上沙盘？
难道让那些万恶的豺狼，
从那条隐蔽的山口逃窜？

老人挥动健壮的双手，
一下子把沙盘捣得稀烂，
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下，
他摆出了一个新的沙盘！

当太阳普照草原的时候，
匪徒在两条山口全部被歼。
歌声传颂着胜利的捷报，
是老人歌唱在雪山之巅……

部队在翻越大雪山的两条山口时，由于高山缺氧，空气稀薄，一个战士病倒了。为了给这个病号服药，藏族班长率先把冰冻的水壶塞进怀里。全班战士跟着轮流这么做，终于使冰冻的水壶滴出水来。听到这件事，我十分感动，立即在小本上写下《一壶水》这首诗的草稿：

风的急流，
雪的漩涡，
荡平千山万壑，
难埋巡逻兵的脚窝……

披风鼓起的白帆，
枪刺是不断的桅杆，
手挽手，脚跟脚，
像一对航船，
迎着海上风暴……

队伍突然停下，
前面有人跌倒：
他的脸蛋儿血红，
他的嘴唇儿裂焦，
“水……水……”
他在昏迷中喊着。

大伙取下水壶，
双手狠命地摇，
倒不出一滴水珠，
水壶冻成秤砣了！

哪怕有一根茅柴，
哪怕有一块炭屑，
能带来一丝热气，
化冰给战友服药。

班长握着水壶，
笑声压倒风暴！
他迅速解开大衣，
塞进滚烫的胸窝！

胸前炉火起，
火焰熊熊照天烧！
十二个战士十二颗心，
十二万吨高级燃料！
冰，化了！
水，热了！

就在我们翻越东拉山口的前夜，境外反华敌对势力的夜航飞机，嗡嗡地从我们头顶上飞过。这是赶去边坝空投特务和武器装备的。我们进驻边坝，消灭了这股匪徒，缴获了油纸尚未拆封的机枪、弹药、电台。

后来，我由连队指导员，改任边坝民主改革工作队指导员。为了帮助农奴们翻身解放，我和藏语翻译当周带着糌粑、盐巴、咸菜，到夏林村的贫苦农奴江措家同住、同吃、同劳动。我们宣传党的政策，召开诉苦大会，成立农协会。我们创办小学校，让6岁以上、13岁以下的农奴家的孩子们都来上学。我们组织军医巡诊，给病人送医送药。我们开展村前村后大扫除，提倡讲卫生。转眼间，春耕时节就要到了。可是，青稞粮种、耕牛等都被匪徒们糟蹋光了。我们立即向上级报告，上级很快联系空军派来飞机空投粮种。我们把粮种分给各家各户，实行谁种谁收，并且和群众一起拉犁闹春耕。乡亲们高兴极了。我又在小本上写下《空投粮种》诗稿：

人们欢笑着跑出山村，
站在河滩上仰望天空，
老阿妈用手遮住阳光，
小娃娃争抢着爬上树顶……

看！来了！像一颗吉祥的银星，
不，是幸福鸟儿飞到头顶！
小小的山村沸腾起来，
欢呼这人间少有的真情！

老阿妈的眼睛闪着泪花，
第一次展开满脸的皱纹。
孩子们一个劲用手指划：
看啊！仙女们撒下了一把花种……

河滩上出现了一座金山，
人们围着金山舞起袖裙，
该唱一支什么样的歌儿，
才能表达我们的心情？

我们只有一句话啊，
山村离北京很近很近，
叛匪抢光了我们的青稞，
毛主席就派来救命的神鹰！

我们只有一句话啊，
山村离北京很近很近，
共产党撒遍全国的幸福种子，
也将在高原上发芽、生根！

一直到青稞种子出苗、抽穗，地方干部也到了，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边坝。临行那天，乡亲们扶老携幼赶来送行。他们流着泪，唱着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金珠玛米，亚古都！（解放军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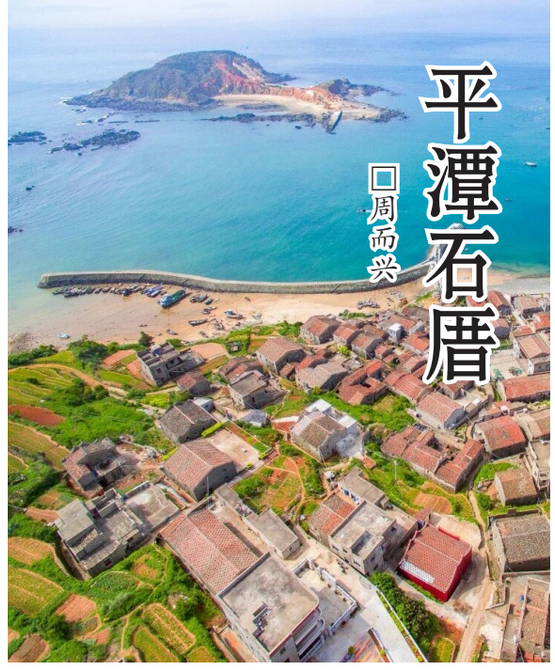
谈到这里，我问：“现在边坝都很好吧？”

来看望我的一个同志说：“党的民族政策好，高原一派新面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生产，加快建设，脱贫致富，老百姓的生活大大改善。”说着，他拿出手机，让我看看视频中边坝今天的新景象：宽敞的道路，一排排新房，绿色丰收的田野，牛羊成群的牧场，工厂里正在加工土特产，孩子们在花园里嬉戏……

啊！这是我认识的边坝吗？没有比看到过去战斗、工作过的地方面貌一新更令人感到幸福的了！我立即在书桌上铺开宣纸，挥毫泼墨，题写一张横幅，请他们带给边坝的乡亲们：“响应习近平主席伟大号召，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平潭石厝

□周而兴



在平潭，色彩斑斓的石厝与碧海蓝天相映成趣，形成海岛特有的童话般的意境。《环球人文地理》杂志将平潭石厝称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彩色城堡”。

平潭岛坐落于海坛海峡与台湾海峡交会的风口区域，常年遭受强风侵袭。平潭的民谣里唱道：“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这正是对海岛生存境况的写照。轻薄的木屋、土屋，在海风侵蚀、风沙肆虐之下，变得不堪一击。石厝是先民在与狂风巨浪长期抗争中形成的生存智慧的结晶，也是平潭由闭塞沉寂的孤岛到烟火气浓郁的城乡变迁的见证者。

据史料记载，汉代以前，平潭岛民多以渔业为生，民居多为简单的“草寮”和“石渔寮”。墙体以毛石干砌和竹木封土为主，屋面为“人”字形，屋顶上有压瓦石。到了唐宋时期，渔业、海上贸易发展较快，平潭岛的人口也越来越多。岛民开始修筑整齐的石厝排房，并在墙上开挖洞孔用来通风。

清代是平潭石厝发展的重要时期。康熙年间，清廷收复台湾之后，把海坛镇水师迁到平潭，屯兵驻守的官兵带来闽南、莆田的建筑风格。为节约土地、提高抗风性能，他们依山就势，连片修建直长形营房式竹篱厝。随着海岛人口不断增多，民间宗族聚居的需求增大，结合当地气候，竹篱厝逐渐发展成为格局完整的四扇厝。这一形制从此成为平潭石厝的主要样式。现存的晚清石厝大部分都是这一样式的建筑遗存。

四扇厝具有防御性和家族聚居功能。它的建筑结构像传统的四合院一样，但又处处体现出海岛特有的智慧。其以单进四扇房为主。房内左右两侧各有一前一后两间，一般为家族长辈或者新婚夫妇的住所。中间是厅堂，分为前厅和后厅。前厅供人来往，后厅作厨房、杂物间或存放渔农具的仓库。有些殷实人家会在四扇厝两边建起“护龙”厢房，用来存放渔具、粮食，或者供家里未成年的孩子居住。

建房是海岛人一生中的头等大事，一幢像样的四扇厝要花费一个家族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积蓄。几乎每一个海岛人都记得，当年家中长辈在建造石厝时，会先盖完左房和大厅，再用碎石块把右厅的墙砌成锯齿状的“虎齿墙”，预留出未来扩建的空间。这种未完成的建筑模式，被海岛人形象地叫作“留码头”。就像港口会预留泊位供船只停靠一样，他们也在自己的家里，预留了给未来子嗣发展的空间。这哪里是留一个建筑接口，分明是给家族的香火续上了一根稳稳的接力棒。

石厝的修建过程里，包含着海岛特有的信仰仪式。下基、上梁、安门座等都得选在特定的时辰，而且要同当日太阳初升、潮水初涨的节点相契合，这是对“朝阳满室、渔获满舱、家族添丁”美好愿望的寄托。石厝的布局中也蕴含着海岛的处世哲学。海岛人建房忌讳独居一户，必须成群结队地建在一起，依靠建筑整体的力量来抵御狂风。厝边头尾的邻居们平时互相帮助。出海归来时，女人们一起在海滩上分拣渔获，闲暇时则帮邻居照看孩子。石厝的紧密布局，也联系起海岛人团结协作、和谐相处的邻里温情。

平潭海峡大桥通车以前，平潭岛对外交通不便。木材、砖瓦这类建房材料都要从岛外运送进来，运费高。岛上花岗岩储量丰富，石质坚硬，能抵御海风，不易朽坏。岛民便就近开采石料，修建石厝。

2009年7月，平潭综合实验区设立。随之，平潭开发建设启动，对岛上破败的石厝进行抢救性修缮。几百年风吹雨打的老石厝迎来了勃勃生机。近年来，平潭岛由传统的渔耕劳作逐步向生态文旅业态转变。石厝的价值也被重新定义为平潭独有的文化标识、海洋文明的“活化石”。如何进行石厝的保护和开发工作成了平潭的重要议题。十多年来，平潭摸索出一条“保护优先、修旧如旧、一村一品、活态传承”的路径，使沉寂的古厝重新焕发生机。

平潭君山片区北港村属于活化石厝案例中的典型代表。该村具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曾因人口外流日渐萧条。如今依托乡村振兴建设，坚守“修旧如旧”原则，把老旧的石厝改造成特色民宿、文创商铺、特色餐厅，慢慢形成了一个以石厝建筑文化、海洋民俗文化、海岛休闲文化为特色的文创村。

紧随北港村之后，许多古村落也走上了差异化的活化之路。一村一韵，各美其美。多元化的活化模式使每一个石厝群落都有了自己独特的色彩，彻底摆脱了同质化的困境。东占村盘活闲置古厝，打造漂流木艺术空间，用美育文创赋能乡村文旅。

海风千年不息，石厝依然屹立。石厝就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在见证海岛的苦难与坚韧的同时，又迎来了开放与新生。如今平潭石厝已经不再是闭塞孤岛上的老旧石头城堡，而已成为承载渔耕文脉、海防记忆的珍贵文化符号，亦是人们心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向往之地。